

方兆祥◎著
(巅 望)

YINGSUO

英 素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方兆祥◎著
(巅 望)

中国当代原创长篇小说

罂粟果

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罍粟果 / 方兆祥(巅望)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9.1(2009.4重印)

ISBN 978-7-5396-3123-3

I. 罍… II. 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7981 号

罍 粟 果

方兆祥(巅望) 著

责任编辑:刘正功 刘冬梅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230071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00×1000 1/16

印 张:28.75

字 数:48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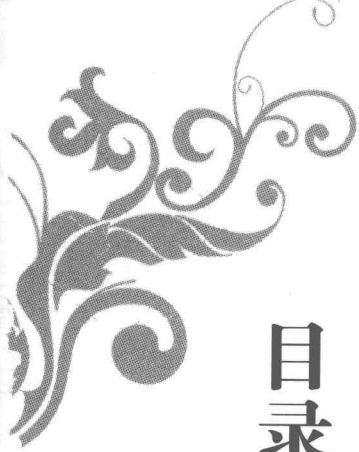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:5,001-9,000

版 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96-3123-3

定 价:38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第一章	横行乡里 /001
第二章	似曾相识 /067
第三章	不堪回首 /091
第四章	劫后余生 /129
第五章	邪缘孽种 /181
第六章	祸水横流 /217
第七章	秘密追踪 /257
第八章	男盗女娼 /319
第九章	穷凶极恶 /361
第十章	父子相残 /413
尾 声	/455





第一章

横行乡里



1

“杀人啦，不得了啦，流氓进村了，大老爷们快出来，救救咱们的小玲吧！”

秦大嫂平地一声喊，麦香村炸了锅！

赤日炎炎，下午3点，人们承受着大气的和身体内在的压力，被这意外的消息引爆了，震惊了！

女人们一片哗然，男人们怒火中烧。

不少人抄起棍棒、菜刀之类，义愤填膺地奔向出事地点。

这是个城中村，村街上有个生意红火的缝纫店，缝纫店有个年轻漂亮的女老板，这个老板就是杨晓玲。杨晓玲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，一米六八的个头，身材匀称纤秀，脸蛋靓丽可人，为人知书达理，乡亲们亲热地叫她“我们的小玲”。

这天中午天气特别闷热，小玲让工人们回去休息，自己也打开空调，躺在一张靠椅上眯瞪起来。

正在似睡非睡之际，她忽然惊醒，睁眼一看，有三个男人围在她身边，正用饿狼似的眼神盯着她。

小玲反弹似的直起身子，惊叫起来：“你们是谁？！”

站得离她最近的一个男人，一把将她按倒在靠椅上。





“你别问我们是谁，应该问我们想干什么。”

说着，手向小玲伸去。

小玲迅速将男人的手挡开，本能地将手臂护在胸前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瞪着眼前的三个人。

这三个男人，一个长着连鬓胡，一个是刀条脸，另一个是一头黄毛，年龄都不超过二十岁，一脸的痞相，一嘴的酒气，令小玲恶心不止。

她想抽出一只手捂住鼻子，但看到三个男人毫无顾忌地扫视着她，有一种被剥去衣服的感觉，赶快把胸部抱紧。

小玲的头脑完全清醒了，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令她不寒而栗。

女人自救的本能就像电流一样通遍她的全身，她霍地挺身而起，对着面前的连鬓胡狠抽了一个嘴巴！

她的这一举动出乎男人们的意料，挨揍的男人甚至被逼退一步。

小玲一个箭步，冲出三个男人的包围，向大门扑去。等她扑到门前才感到大事不妙，大门已经被人锁上了。

三个男人没几步就追上来。连鬓胡一把揪住小玲的头发，狠狠往后一拉，小玲痛得大叫一声，被拉倒在他的怀里。刀条脸赶过来夹住小玲的右胳膊，黄毛赶过来夹住小玲的左胳膊，三个男人就像老虎钳似的，将小玲紧紧卡住。

连鬓胡伸手捏住小玲的下巴，将她的脸往后扳着，瞪着血红的眼睛，将酒气喷在她的脸上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不是问我谁吗？小爷我告诉你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江湖人称过江龙的就是我！”

小玲一听，“嗡”的一声头都大了。这口气，不跟过去的绿林好汉差不多吗？肯定是遇着歹人了！小玲暗暗叫苦，今天撞到他们手里，一定要大难临头了。

连鬓胡一看自己的大名把小女子镇住了，就松了松手，在小玲的脸上摸起来，一边摸一边啧啧有声：“这么漂亮的脸蛋，跟仙女似的，闲在这里干啥？今天跟哥几个好好玩玩，玩够了有你的好处。”

刀条脸一听也来了劲，“大哥说得对。”他涎着脸，凑近小玲的耳朵说，“这么好的妞，不泡白不泡，可别浪费资源啊！”

黄毛也不甘落后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你知道哥们是干啥的吗？告诉你，咱们都是公安局的，你跟哥们交上朋友，今后就没人敢欺侮你啦！”说着，刀条脸还把捏在手上的电棒在小玲眼前晃了晃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要是不从，我就用



这玩意儿捅你下身,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!”

小玲一听这话,猛地打了个寒噤,心想如果真的发生这事,后果不堪设想。她不由叹道,小玲呀小玲,你是一个自立自强的人,在服装学校成绩优秀,谁见谁不夸?回到家乡创业,事业蒸蒸日上,谁见了不竖大拇指?今天栽在三个小流氓手里,岂不让人笑话?

想到这里,反抗的勇气战胜了恐惧,她的头脑一下子冷静下来,开始面对现实,分析眼前的形势。

她首先看眼前的三个男人谁对她的威胁最大。不用说,当然是手提电棒的黄毛了,如果真的让他捅倒,那就彻底玩完。

小玲毕竟是个聪明过人的女子,在这紧急关头,她忽然想起在女子健身休闲中心里,曾经学过女子自救的几个绝招。想到这里,心里怦怦跳起来,热血沸腾,勇气上升。她咬咬牙,自己鼓励自己:小玲呀小玲,沉住气沉住气,成败在此一举。

小玲的口气变得柔和起来:“大姐看你们几个都像小弟弟,有这样待人的吗?天这么热,想憋死大姐呀?”

三个小流氓见她不再挣扎,说话也换了腔调,以为女人已经服软了,不由得意起来,手上的劲也稍微松了松。

黄毛顺势转到小玲对面,又晃了晃电棒,也柔声地说:“只要姐姐肯听话,哥几个哪舍得使这个?”说着,把电棒垂了下来,把身子凑上前去。

小玲再一次激动起来,心里想,机会到了机会到了,沉住气沉住气,一定要一举成功。她暗暗地吸气,鼓劲,把全身的力气都聚集到右腿的膝盖上。当她感到自己的身子被黄毛贴紧的时候,她猛一抬腿,把右膝盖朝男人的薄弱处,使劲地顶去!

只听见黄毛像杀猪般的惨叫一声,双手捂住自己的下身翻倒在地,牙齿打战地说:“你,你,你这个臭婊子!”

剩下的两个男人没见过这阵势,一下子愣住了。

很快他们又加大了手劲,把小玲死死地箍住。连鬓胡从小玲的身后伸出手扼住她的咽喉,恶狠狠地骂道:“你这个臭娘们,敢下这样的毒手,我掐死你!”

小玲感到一阵窒息,头脑嗡嗡作响,但她心里明白,为了生存,还得再出绝招。在身体摇晃中,她试着用脚后跟探了探连鬓胡的鞋,一探心中又是一喜,原来身后卡脖子的这个男人是赤脚穿了双凉鞋。于是她迅速把力气都集



中在右脚的鞋跟上。小玲穿的是高跟鞋,鞋跟足足有十厘米那么高,又尖又细。她憋足劲,用鞋跟朝连鬓胡的脚背猛踹下去,这一踹如同打桩机打桩,穿透力非同小可!

小玲身后卡脖子的手猛地一松,只听见连鬓胡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“我的妈呀”,抱着右脚在地上乱蹦起来。

小玲愈战愈勇,看看只剩下右边夹住自己胳膊的男人,迅速拿出第三招,伸出左手的食指和中指,侧过身来向刀条脸的两眼插去,这一招叫“二龙戏珠”,谁要是被插上谁就可能瞎眼。小玲的这一招,一来是左手操作不太灵便,二来是刀条脸看见前两人吃亏有所防备,他看见小玲的手指奔自己眼睛而来,本能地一闪身,躲过了一劫。

刀条脸一避让,算是给小玲解了围,她暗自庆幸这几招没有白学。同时她不敢怠慢,抓住这个空子飞快地跑到裁衣案板的后面,拉开了与男人们的距离,并且顺手抄起裁剪用的大铁剪,指着三个男人,咬牙切齿地说:“别过来,谁过来,我就扎谁!”

接着,她狠狠地敲起了墙壁,边敲边喊:“来人啦,救命呀,有强盗哇!”

喊着喊着,她又抄起案板上的一个电熨斗朝窗户砸去,咣当一声,玻璃被砸得粉碎,噼里啪啦落了一地,随着又是一声呼喊:“来人啦,救命啊!”

小玲这一喊一砸,不但没有吓倒三个小流氓,反而使他们的神经受到刺激。他们是酒足饭饱之后欲火上升,想在垂涎已久的杨晓玲身上找点乐子,没想到便宜没占上反而被小女人修理了一番,欲火与仇火交织在一起,使他们贫瘠的大脑迅速膨胀起来,激发起难以名状的冲动。

连鬓胡顾不得脚痛,扑向案板,死命地将案板掀起,猛地向小玲那边推压过去。

小玲原以为站到案板后面躲开了几个男人,没想到连鬓胡如此撒野,将案板反掀过来,自己避让不及,劈头盖脑地被压在案板之下,手中的铁剪也飞出老远。

连鬓胡这一招,使三个小流氓反败为胜。

他乘势向小玲扑去,掀开案板,骑在小玲的身上,左手卡住她的脖子,抡起右手左右开弓,噼啪噼啪地抽起小玲的耳光,嘴里恶狠狠地骂道:“你这个臭婊子,竟敢踹老子的脚,我叫你踹!叫你踹!”

黄毛也乘机施暴,对准小玲的膝盖踢起来,“你竟敢踢爷爷的命根子,我叫你踢!叫你踢!”

当时的气温有三十几度，屋子本来就不大，关上门，被几个男人的烟味、酒味、汗臭味一熏，氧气很快就不够了。在这恶劣的环境中，小玲又惊又怕，思想紧张，用力过度，被男人们又卡又压又抽又打，有点招架不住，先是拼命挣扎又撕又咬，后来慢慢地觉得天旋地转，意识逐渐模糊起来。

刀条脸在一旁没有动手，一看女人情况不妙，赶紧发出警报：“不行啦，老大、老三，再打就要出人命啦，咱们是来杀人的吗？”

这一说，连鬓胡和黄毛住了手。连鬓胡拍了一下脑门，“哥们今天是来找乐子的，被这臭娘们搅糊涂了，老子今天亏吃大了，不能白便宜了这小婊子！”

他用欲火中烧的眼神贪婪地盯着小玲的身子，言不由衷地问：“你们俩谁先上？”

黄毛唧唧歪歪地说：“我这地方给弄疼了，大哥先上，我帮你的忙。”说着，黄毛扯住小玲的两只手，拉过她的头顶，然后用腿紧紧压住，让她挣扎不得。

刀条脸见状，后退了几步说：“你们玩吧，我给你们望风。”

且说，小玲先前的一砸一喊，也惊动了四邻。

隔壁一家是个“顺风酒楼”，做的是餐饮生意，中午的顾客都走尽了，周老板让伙计们打扫干净，正在店堂内小憩。忽然一阵敲墙的声音把他惊醒，接着又隐约听见女人的叫声。周老板揉揉发困的眼睛，再一听，声音又没了。周老板以为产生了幻觉，打个哈欠又躺下去。身子没有摆平又听见咣当一声，像是玻璃被砸的声音，接着又是一声“救命啊”，一下子让老周明白了：这是小玲的声音！

五十多岁的周大伯与小玲家是多年的邻居，乡里乡亲的处得挺好，他是看着小玲长大的，对这姑娘疼爱有加。这一砸一叫让大伯很不放心，赶忙趿拉着鞋子出了店堂，三步两步来到缝纫店门前，只见大门紧闭，听见里面有着断断续续的声音。

周大伯伸出巴掌啪啪地敲着大门，“小玲在吗？大热天关门干吗？是你在叫吗？”

周大伯侧耳一听，门里的声音又没了，他正感到纳闷，又听到一阵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好像有人被捂住了嘴。

周大伯一寻思，觉得里面不对劲。他连声吆喝饭店的伙计，“快来快来，都抄上家伙，过来帮忙！”



伙计们听见老板吆喝,不知出了什么事,赶忙抄起锅铲、菜刀、擀面杖之类跑过来接应。

周大伯指挥小伙计:“快敲门,里面出事了!”

几个小伙计边敲门边喊:“玲姐,开门啦,出啥事啦?”

敲了一会,门不见开,但里面的声音却越来越大,好像有厮打哼叫的声音,有女声也有男声。

周大伯与伙计们都感到大事不妙,伸出拳头把大门擂得通通响,“开门,开门,再不开门就砸啦!”

小玲砸窗呼救的声音,不但惊动了周大伯,而且也惊动了开网吧的秦大嫂。秦大嫂网吧的大门,正对着小玲的窗户,小玲用熨斗砸窗户的时候,把秦大嫂吓了一跳。她当时正在门口张贴网吧管理条例,突然听见对面的窗户发出爆炸似的响声,接着看见一个电熨斗飞了出来。

秦大嫂耳朵挺好,清楚地听见小玲呼救的声音,她大惊失色,急急忙忙奔向小玲的窗户,从外往里看,光线不是很清楚,只见几个人影在晃动,桌子也弄翻了,还听见扭打撕咬的声音。

秦大嫂猛叫一声:“小玲,你咋啦?”

小玲听见窗口有人叫她,感到有了获救的希望,她挣扎着叫一声:“大嫂救我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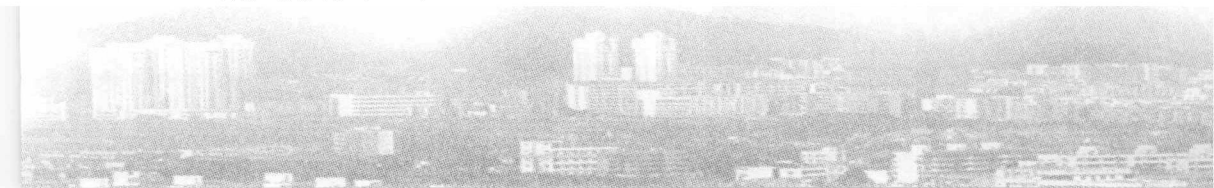
秦大嫂循着声音仔细一看,只见小玲倒在地上,两个男人压在她的身上,又是撕衣服,又是扯头发,还有一个男人站在一边晃来晃去。看见这阵势,秦大嫂怒从心起,情急之中大喝一声:“住手,你们这些流氓,造反啦?”

听这一声吼,屋里边的人也愣了一下。连鬓胡看见窗外就一个妇女,向刀条脸歪了一下头,“你去望望风。”

刀条脸心领神会,从地上拾起电棒,走到窗口,把电棒朝外一戳,威胁道:“吵什么吵?再吵电死你!”

秦大嫂吓得往后一退,这才想到,单靠自己一个女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但是女人有女人的办法,尤其是中年女人很会造声势,她拿出看家的本领,十分泼辣地嚷起来:“杀人啦,不得了啦,鬼子进村啦!流氓耶,在糟蹋小玲啊,小玲要死啦!”她边跑边喊:“快来人啦,大老爷们快出来,救救小玲吧,小玲快不行啦!”

秦大嫂脚板挺硬,一会儿就从东头嚷到西头,再从南面叫到北面。果然,



这种发动群众的方式非常有效,家家户户的人都竖起耳朵,一听说“我们的小玲”受欺侮了,许多人涌上街头,不少人抄起棍棒、菜刀之类,朝出事的地点奔去,这就出现了本书开头所叙述的那种场面。

再说周大伯一伙像擂鼓一样把小玲的大门敲得震天响,眼看就要冲进来,里面的人沉不出气了。连鬓胡累得气喘吁吁,对刀条脸说:“老二,我还没得手呢,这女人太难治了,外面干扰太大,你去门口抵挡一下?”

“好的,”刀条脸说,“我去吓唬吓唬他们,你们抓紧摆弄。”

刀条脸提着电棒来到门后,先憋足气,很威风地喊了一声:“吵什么?我们出来了!”

这一喊,外面的人果然不敲门了。刀条脸乘机把门拉开一条缝,挤出身子,又反手把门带上,一手叉腰,一手晃动着电棒,“吵什么吵?俺!没看见我们在执行公务?”

周大伯一看,这个人十八九岁年纪,个头不小,长得瘦不拉叽,刀条脸,三角眼,穿一身褪了色的迷彩服,手提一根电棒,叉着麻秆似的两条腿,还抖动抖动的,怎么看也不像个好鸟。

周大伯问:“你是谁?执行什么公务?”

“我是谁?”刀条脸说,“你也不睁眼看看,我身上穿的啥?手里拿的啥?”

饭店的一个伙计说:“看你这个熊样,就是个混混!”

刀条脸马上用电棒指着伙计说:“你骂谁?告诉你,我们是治安联防队,专门抓坏人,你要是不老实,我逮你个现行!”

周大伯一听就听出破绽,“你们抓坏人跑到这里干什么?这里面有坏人吗?你们在里面搞什么鬼?”

刀条脸也不甘示弱,强词夺理地说:“执行公务就是执行公务,快散开,不准聚众闹事!”

又一个饭店伙计看不下去了,上前一步指着刀条脸的鼻子说:“少吓唬人,就你这豆芽菜模样还充好汉?快让开,我们要进去看看。”

围观的人也齐声说:“让我们进去,有什么事看看再说。”说着说着,大家往门里挤。

刀条脸急眼了,挥动着电棒说:“这可是电老虎,谁要是再上前,它可要吃人了!”

“吃你个屎,”饭店大厨捋了捋袖子,“再不让进门,我就让你吃擀面杖!”



说着,上前一步,想把刀条脸推开。

刀条脸一看大事不好,真的把电棒朝大厨的胸脯上一捅,大厨就像着了魔一样,浑身颤抖,哎呀一声,翻倒在地。

大家一看,一齐傻了眼,许多人没见过电棒,也没试过那玩意的厉害,一看真的电倒了人,一时倒被刀条脸的武器镇住了。

这时候,见义勇为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,一个个心急火燎,摩拳擦掌。

恰在此时,小玲在屋里又拼命叫一声:“救命啊!”

这一声呼救虽很微弱,但听起来却像炸雷一样。

周大伯扶起大厨,站在台阶上对乡亲们说:“大家听到了吧?小玲在里面遭罪呢!”他指着刀条脸说:“这个孬种肯定是坏人,大家给我打!”

说声打,四面八方的棍棒、铁铲、砖头、菜刀等等,直奔刀条脸而来。刀条脸一看大势已去,立马闪身进了屋子,抢先插上门闩,对着连鬓胡和黄毛吼道:“别弄啦,咱们出不去了,出去就被打死啦!”

看见刀条脸气急败坏的样子,连鬓胡和黄毛才住了手。

连鬓胡悻悻地说:“今天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,累得不轻,啥也没干成。”他冲着躺在地上的小玲恶狠狠地说:“下次来,非弄死你不可!”

这时,外面的砸门声越来越紧,有人用菜刀把房门劈开了一条缝。这个时候还是刀条脸比较冷静,他知道大门肯定是出不去了,必须另找一条逃生之路。忽然,他嗖嗖嗖地跑上二楼,片刻之间又回过身来,轻轻喊道:“快上来,快上来!”

连鬓胡和黄毛应声爬上去,一看,原来二楼有个窗户,窗户外面有块菜地,菜地旁边有条小河,小河上面有座小桥。

连鬓胡连称:“有救有救!”

黄毛还说: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!”

刀条脸埋怨道:“别贫嘴了,快逃命吧!”

农村的楼房本来就不高,再加上地面长的青菜就像铺了一块绿地毯,所以三个小流氓没费多大劲就安全着陆,急急忙忙好似丧家之犬,连滚带爬地过了小桥,然后三个人分成三路,迅速消失在一大片建筑工地中。



2

麦香村的人在全力解救小玲。

周大伯率众砸开了房门，一群人蜂拥而进，大家看见躺在地上的小玲，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脸色苍白，吐气悠悠，处于半休克状态。

秦大嫂小心翼翼地抱住小玲，两个姐妹搭着小玲的手脚，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。

秦大嫂叫了一声“大老爷们让开”，让几个妇女搬来电风扇，端来凉水，一边吹风，一边给小玲擦脸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按摩太阳穴，不一会，小玲慢慢地缓过气来，微微睁开眼睛。

一开始还是满脸惊恐的表情，等到模糊的眼神逐渐清晰起来，看见面前的秦大嫂和众姐妹，才知道屋里的一切有了改变，再想想半个小时以前的恐怖场面，恍若两世。

她伸出柔弱的双手，无力地伸向秦大嫂，秦大嫂一把搂住小玲，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，安慰道：“没事了，玲玲，大嫂和乡亲们都来保护你。”

听着这亲切的话语，看清面前的一切，小玲完全清醒了，所有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，眼泪夺眶而出，猛地一下抱紧秦大嫂，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：“大嫂！”然后号啕大哭起来，把刚才的惊恐、屈辱、愤怒、绝望，全部哭诉出来。

男人们早已在楼上楼下搜索了一遍，除了看见满屋的凌乱之外，一个人影都没看见，知道几个流氓已经逃之夭夭，恨得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

人们迅速地帮着整理店铺，等到恢复了正常的局面，大家这才想到，忘了报警了！

接到报警后不到十分钟，刑警队就一路鸣笛来到麦香村。警车里走下男刑警郭亮和女刑警梁冬梅，他们分开群众走进出事地点，看到现场已经被破坏了。

梁冬梅坐在杨晓玲的对面，细心地听着她所讲述的一切，不时地做着笔录，问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。

郭亮在楼上楼下勘察了一番，拍了一些照片，在楼上的窗台上提取了一



些手印和脚模。

然后他们俩听取了周大伯和秦大嫂的证言,又询问了其他一些证人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:

“大白天当众作案,真是太猖狂了!”

“抓住这几个小子,整死他!”

“都乱成这样子,还说社会治安好,好个屁!”

“还说是治安联防队的呢,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!”

“公安算个啥?就知道欺侮老百姓!”

郭亮听了这些话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知道警察再苦再累,哪怕每天做一百件好事,但是碰到像今天这样的问题,尽管只是一桩一件,也无法让群众满意。郭亮肯定地说:“请大家放心,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,给大家一个公正的交代!”

两天后的下午。市公安局会议室。正在召开案情分析会。投影屏幕上,显示着过江龙、杨长生和王二虎的照片、年龄和简历。过江龙长着连鬓胡,杨长生挂着一副刀条脸,王二虎则是满脑袋黄毛。

刑警队队长郝平在汇报案情。他说现已查明,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三个。三个人的年纪都不大,最大的19岁,最小的17岁。三个人都是治安联防队员,都没有前科。

在这三个人中,过江龙的破坏性比较大,他是个孤儿出身,从小被乞丐收养,在丐帮中混迹长大。乞丐的坑蒙拐骗,他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不少。丐帮的“义”字当先,也留给他深刻的影响。据分局的负责同志讲,他是丐帮托人介绍到治安联防队来的,说他能够吃苦耐劳,想挣碗饭吃。

分局领导当时考虑,有这么一个对社会基层状况知根知底的人参加治安联防,也许有一定的好处,所以也就聘用了。聘用以后,在维护社会治安、打击偷盗诈骗方面,过江龙也提供了一些线索,起了一点作用。这次作案,使分局感到很被动,一再表示检讨,请求组织处分。

另外两个人,背景比较简单,有一个还未成年,犯罪低龄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。

说到这个问题,郝平紧蹙双眉,心情感到沉重。这个警官学院毕业的三十多岁的汉子,在刑警的岗位上已经干了十多年,是个破案高手。十多年的经验表明,犯罪嫌疑人低龄化、智能化、职务化的倾向一年比一年明显,给破

案工作和审理工作带来许多复杂因素,也给社会治安造成很多负面影响。他说:“这三个犯罪嫌疑人人都下落不明,目前均负案在逃。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对象,都很特殊,影响很坏,群众意见很大。”

公安局长贺坚在主持会议。这个人的年龄在五十开外,头发已经花白。他冷峻的脸上刻着威严,起褶的脑门饱含着睿智,一双鹰眼透视着人生。他是政法战线上的老兵,曾经在基层当过副乡长,以后转入政法战线当过派出所所长,检察院检察员、副检察长,在法院当过院长,现在担任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,统管全市的公、检、法、司工作。他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,破获过和审判过许多疑难案件,练出了一身临危不惧、处事不惊的本领。

他暗自思忖,这个未遂案件,本不算大案要案,但是这个案子性质恶劣,影响很坏。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,私闯民宅,污辱民女,引起公愤;二是属于公安内部人员作案,执法犯法,欺压百姓,难辞其咎。他压抑着内心的愤怒,用尽量平静的口吻说:“请大家发表意见。”

不用说,当然是涉案的派出所所长和分局局长先作检讨,他们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单位,是他们的耻辱,也给全市的公安干警抹了黑,丢了脸。

对于治安联防队,他们承认把关不严、管理不力、使用不当,他们表示承担全部责任,愿意接受组织处分。

对于在逃的几个犯罪嫌疑人,他们说已经派出足够的警力在追捕,表示一定尽快将他们缉拿归案,努力挽回影响。

他们的决心很大,从头上冒的汗珠可以看得出来,尽管房间的空调开得很足,他们仍然是挥汗如雨。

“该总结教训啦,”分管刑侦和治安工作的副局长马驹开了腔,“这是个体制问题,早几年我就说过,这个治安联防队不能搞,一批乌合之众,祸害无穷啊!”

马驹接着说:“我们警察是什么?是一支准军事化的部队!哪一个警察不是经过正规化培训,精心挑选出来的?哪一个警察不是政治上合格、业务上熟练、作风上过硬的?哪一个警察不是招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能胜的?只有这样一支队伍才是保护人民、打击敌人的队伍!只有这样一支队伍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!只有这样一支队伍才能建设起人民群众的安全岛!我们要的是正规军,不是那种小农经济的游击队!”

俗话说,说话听声,锣鼓听音。马驹的这番话,使在座的多数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。